

本書編者啓事

敬啓者。拙編中國通史綱要自二十二年二月第二冊出版後。即繼續修改第三冊講稿。以備付印。祇以舊稿增改過多。致出版之期一再稽延。辱荷海內賢達殷殷垂詢。歉仄之忱。匪言可喻。茲因「隋唐五代」章已有二十數萬言。特單獨訂爲一冊。先行出版。接下「宋遼金元」章講稿。現正續行增改。將來出版時。亦擬單獨訂爲第四冊。惟史料過多。鉤纂匪易。殺青之日。恐須遲至來歲。謹此佈聞。諸乞鑒原爲幸。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

繆鳳林謹啓

中國通史綱要第三冊

浙西繆鳳林編著

第二編 歷代史略(中)

第八章 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隋唐五代)

一、統一時代與割據時代概說

(一〇五)統一之盛 自北周靜主大定元年(共和紀元一四二二年以下同)楊堅篡周爲隋。改元開皇。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北朝人庶日殷。帑藏日充。七年^{一四}。滅後梁。九年^{三〇}。滅陳。於是「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隋書高祖紀}。漢季以來。混亂分裂之局。復歸一統。區宇之內。復臻漢室治世之盛。而國計之富。尤過之。

隋書高祖紀：「七德既敷。九歌已治。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

又食貨志：「高祖開皇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

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管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一四三一）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一四三二）江南又反，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一四三三）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承其全盛，土地益闢，戶口益多。

隋書地理志：「高祖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卽改州爲郡。五年（一四五〇）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巖嶺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遂恣荒淫。巡游征伐不息。史冊所載。其時宮室之盛。役民之繁。賞賜之費。師兵之威。幾駕秦皇漢武而上之。

通鑑。隋紀四。煬帝大業元年。一四四六三月。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輔道。開墓冊道。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開通濟渠。開邗溝。見下二三葉。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淪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菱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尙。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上行幸江都。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橋。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彩爲袍。又有平乘。青龍。鸞。舳。舻。八。檣。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昭曠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

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厭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一四四

七）帝每出遊幸羽儀填街溢路巨二十餘里四月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三年（一四四八）四月車駕北巡五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

州以通馳道六月車駕頓榆林郡突厥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七月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畢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鹿塞旌旗駐龍廷翠輦回氍毹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辦擎氈肉韋韞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至太原詔營晉陽宮

又隋紀五「大業四年（一四四九）正月穿永濟渠（見下二三葉）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

多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賁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四月詔於汾州之北營汾陽宮七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

人。五年（一四五〇）六月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

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諷譏。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六年（一四五一）正月，帝以諸番酋

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

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胡註：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樂，蓋始盛於此。諸蕃請入豐

都市，洛陽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或

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二月，以所徵周齊

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十二月，穿江南河（見下二三葉）七年（

一四五二）二月，帝自江都行幸涿郡。下詔討高麗，詔總徵天下兵，無間遠近俱會于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

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鐵手三萬人，于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

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

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八年（一四五三）正月，

四方兵皆集涿郡。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饒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

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曉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序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史稱帝「踐峻極之崇基承不顯之休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充積於塞下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尙秦漢之規摹淫荒無度法令滋彰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海內騷然」終於十數年間「社稷顛隕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隋書楊帝紀然百役繁興皆出于人民之負擔帝王之糜費足反映社會之富力非其時民生富庶物力充盛煬帝固未易逞此無厭之欲厥後洛口諸倉爲李密等所因猶足以致百萬之衆而長安府庫爲李唐所用者至貞觀中猶未盡

舊唐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七八周上疏曰：隋家貯洛口倉（通鑑隋紀四：大業二年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圍十里，穿三百窖。）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

自文帝平一四海，至煬帝之亡，雖尙不足三十年。開皇九年至大業十三年，共二十九，一四三〇至一四五八。隋世一統之盛，蓋前此所未有矣。唐初承隋末羣雄爭亂之後，「百姓比於隋時，纔十分一。」（新

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周上疏語。按貞觀中，魏徵諫太宗封禪，亦言「自今伊洛泊於海

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云云。見劉肅大唐新

語。貞觀十四年，太宗發兵擊高昌，高昌王麴文泰亦謂「吾往者朝覲，按在貞觀四年見秦隴之北

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云云。見舊書高昌傳。而國威之隆，則遠過之。當高祖武德

之世，暨太宗貞觀之初，四夷已多遣使入朝。詳下三四葉至三五葉自「貞觀四年（一四七一）三月

甲午（廿九日）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四月戊戌（初三日）西北君長請上號爲天

可汗。」新書太宗本紀。天可汗譯言天至尊、天皇帝。於是唐之君主不僅爲中國之天子，兼爲塞外諸族西域各

國共戴之天帝

王溥唐會要「貞觀四年諸蕃君長詣闕請太宗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行天可汗事於是後降璽書賜西域北荒君長皆稱爲皇帝天可汗諸蕃酋帥有死亡者必下詔冊立其後嗣焉統制四夷自此始也」卷七三及一百合文

聲威所及絕域四裔遠至波斯大秦咸遣使貢獻

新唐書東夷傳「日本貞觀五年（一四七二）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流鬼貞觀十四年（一

四八一）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

通鑑唐紀九「貞觀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五年正月上大獵于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又唐紀十一「七年十二月上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

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新唐書吐蕃傳「貞觀八年（一四七五）始遣使者來朝」

舊唐書西戎傳「焉耆國王龍突騎支貞觀六年（一四七三）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疏勒貞觀九年（一四七六）遣使獻名馬自是朝貢不絕于闐國王尉遲屈密貞觀六年遣使獻玉帶十三年

（一四八〇）又遣子入侍天竺國王尸羅逸多貞觀十五年（一四八二）自稱摩伽佗王遣使朝貢太宗降璽

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尸羅逸多遣大臣郊迎傾城邑以縱觀焚香夾道逸多率其臣下東面拜受勅書復遣使獻火珠及鬱金香菩提樹罽賓國在葱嶺南隋煬帝時引致西域前後至者三十餘國惟罽賓不至貞觀十一年（一四七八）遣使獻名馬十六年（一四八三）又遣使獻搏特鼠能食蛇。」

新唐書西域傳「何貞觀十五年遣使者入朝史貞觀十六年君沙瑟畢獻方物俱蘭貞觀二十年（一四八七）其王忽提婆遣使者來獻識匿貞觀二十年與似沒役槃二國使者偕來朝俱密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多彌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波斯居達遏水（今底格里斯河 *Bas River*）西國王伊嗣侯貞觀十二年（一四七九）遣使者沒似半朝貢火辭彌與波斯接貞觀十八年（一四八五）與摩羅游使者偕朝二十一年有健達王獻佛土菜莖五葉赤華紫須拂菻古大秦國也居西海上曰海西國去京師四萬里貞觀十七年（一四八四）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金精。」

舊唐書南蠻傳「盤盤國貞觀九年遣使來朝貢方物臨洹國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訶陵國貞觀十四年遣使來朝墮和羅國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墮婆登國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古貝象牙白檀。」

而貞觀二十年二十一年北荒之平其盛况尤曠古無兩。

新唐書薛延陀傳「貞觀十五年，延陀〔可汗夷男〕遣其仲父沙鉢羅獻馬三千，因請昏。帝不許。明年，以使來，益獻馬牛羊橐它，固求昏。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詔夷男親迎。帝將幸靈州，以成昏事。夷男大喜，託曰：『我鐵勒部人耳，上以我爲可汗，公主以女我，乘輿爲我幸邊，誰與我榮？』乃搆賦諸下羊馬爲賞。時帝詔有司受所獻，延陀納貢後期，帝亦止行。乃下詔絕昏，謝其使。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非計也。昔漢匈奴強，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婿，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絕昏，使諸姓聞之，將爭擊延陀，亡可待也。』延陀遣突利失寇定襄，詔李勣逐出塞……〔二十年〕遂滅其國。帝以延陀滅，欲并契苾等降之，復遣〔江夏王〕道宗率阿史那社爾等分部窮討。帝幸靈州，節度諸將。於是鐵勒十一部皆歸命。天子請吏內屬。道宗等徑殲擊延陀餘衆，阿波達干斬首千餘級，逐北二百里。〔薛〕萬徹抵北道，諭降回紇諸酋。虜所遣使踵及帝行，在凡數千人。上言：『天至尊，爲可汗，世世以奴事，死不恨。』帝剖其地爲州縣，北荒遂

平。諸姓有來朝者，帝勞曰：爾來若鼠得穴，魚得泉，我爲爾深廣之。又曰：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樂，樂之。如驥尾受蒼蠅，可使日千里也。於是告功太廟，賜民三日酺。

通鑑唐紀十四：「貞觀二十年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庚午，車駕至浮陽，迴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陀不事大國，暴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鳥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所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按此詔全文見舊書北狄傳。詔曰：「惟其仁者光被，故能彌綸北極，與蓋二儀，振絕代之英聲，畢天下之能事。彼匈奴者，與開闢而俱生，奄有龍庭，共上皇而並列。僭稱驕子，分天街於紫宸，仰應旄頭，抗大禮於皇極。緬懷遠古，力無能制。自朕臨御天下，二紀於茲，粵以眇身，一匡寰宇。始勤勞於昧旦，終致治於昇平。曩者聊命偏師，遂擒頡利，今茲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雖鷹駕出征，未踰郊甸，前驅所軋，縱掩

塞垣。長策風行、已振金微之表、揚威電發、遠響沙場之外。鐵勒諸姓回紇月祿俟利發等總百餘萬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爲州郡。收其瀚海、盡入提封、解其辮髮、並垂冠帶。上變星昴、歸於東井之躔、下掩躔林、祛入南山之園。混元以降、殊未前聞、無疆之業、永貽來裔。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滅之。斯實書契所未有、古今之壯觀。豈朕一人獨能。蓋由上靈儲祉、錫以太康、宗廟威靈、成茲克定。卽宜備禮、告於清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天可汗子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十二月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靺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盧山府、渾爲皐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帶林州、白靺爲賓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綵、帛、及錦袍、敕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庭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旣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

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八月辛未。骨利幹遣使入貢。丙戌。以骨利幹爲玄闕州。拜其俟斤爲刺史。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爲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二十二年一四八九結骨入朝。見後一是時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辛酉。上引見諸胡使者。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敬播序僧玄奘西域記

西域記成於貞觀二十年

曰。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攬槍而

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骨肉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域之墟。總異類

於畿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

據高麗藏本

誠者非虛言矣。高宗

竟太宗未竟之緒。拓地益廣。詳次節麟德二年一五〇六行幸東岳。亦爲空前盛舉。

唐會要卷七。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文武兵

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亘郊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菴

崑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列於市。議者以爲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十二月丙午，至齊州，停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於泰岳之下。庚申，帝御行官牙帳，以朝羣臣。乾封元年，一五正月戊辰，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以皇后爲亞獻。

初，太宗之葬昭陵也，事在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山陵既畢，「帝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化者形狀而刻其官名」。唐會要卷二十

據唐會要

武英殿聚珍本

爲「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突厥突利可汗、右

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彌泥孰俟

原書誤候

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

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薛延陀眞珠毘伽可汗

據新書其姓名爲「二利

吐夷男

吐蕃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

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于闐王伏闌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

麴智盛、林邑王范頭黎、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等十四人，列於陵北司馬門內。九

巖山之陰、以旌武功。」舊書載「吐蕃贊普弄讚」及「林邑王范頭黎」刊石像事。吐蕃傳稱「高宗嗣位、弄讚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林邑傳稱「其王范頭黎死、子范鎮龍代立。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於玄闕之前。」所謂「玄闕」即陵北司馬門內也。新書則全失載。通鑑唐紀十五曰「貞觀二十三年秋八月庚寅、葬文皇帝於昭陵、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

及帝之崩也。

弘道元年一五二四

「乾陵」

今陝西乾縣附近

之葬。

諸蕃來助者衆。

武后欲張大誇示來世。

於是錄

其酋長六十一人各肖其形。

金石萃編卷六

十引宋趙楷記

據清高宗乾隆四年

八二五

遼海楊應琚遊昭陵

所記「貞觀中擒服諸蕃君長頡利等十四人石像尚在陵北司馬門內」

見氏著據鞍錄

楊氏於是年六月

二十日自西寧監司述職入都、其遊昭陵在七月十七日、時去貞觀二十三年爲一千零九十年。

至乾陵前諸蕃酋石像今千二百餘年矣。東側猶

存二十四西側猶存二十九

說苑「大師之入唐」篇

「天可汗」與「天皇帝」

上元元年「一

五」八月

高宗稱天皇、其崩也、諡曰天皇大帝。

之威風亦世界史乘中所僅見已。高宗後雖經武氏之禍而國力不減

觀武后拜洛受圖時文物、鹵簿之盛，及「明堂」、「天堂」、「大像」、「天樞」、「九鼎」等之營建，即可概見一斑。

通鑑唐紀二十至二十二「垂拱四年。

通鑑唐紀二十至二十二「垂拱四年（一五二九）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

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圖

本年四月唐同泰獻偏石、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命曰寶圖、至是親拜洛受之。

皇帝皇太子皆從、内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紱。

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有也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

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爲圓蓋。九龍捧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

下通貫，桶檻樛，藉以爲本。下施鐵渠，爲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

則俯視明堂矣。延載元年（一五三五）八月、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

德、黜唐頌周。以姚璩爲督，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天冊萬歲元年（一五

三六）正月。初，明堂既成，天后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堂始構，

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所費以萬億計。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

進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丙申夕、懷義密燒天堂、以御醫沈南璠亦延及明。

以御醫沈南璠亦得幸於太后故

延及明

堂比明皆盡。太后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各置其方。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